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鄂温克族百年实录

下 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

鄂温克族百年实录

下 册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温克族百年实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34 - 2148 - 8

I. 鄂… II. 全… III. 鄂温克族—民族历史—史料—中国
IV. K28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1372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乐天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1.25 字数: 1190 千字

印 数: 3600 册 插页: 8 页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鄂温克族百年实录》编辑委员会

顾问 吴守贵
主任 黎丽 万路 李宗峨
副主任 姚庆 达喜扎布 色音图 杜刚
陈占柱 齐全
委员 潘志军 梁耀君 苏红梅 毅松
那晓光 乔伟光 哈斯额尔德尼
索优乐巴图 敏杰 黎明
田华 常胜杰 杜彪 安娜
额日太 孙向军 宋杰 宝音图
格日勤图 智渊 包鸚鸽

主编 杜刚 陈占柱 齐全
副主编 黎明 杜彪 安娜
编审 杜彪 安娜 智渊 柳华
编辑 智渊 柳华 那色林 额日太
丽娜

图片设计 奇金
剪纸设计 阿玲

目 录

下 册

文化纵横

- | | | |
|-----|--------------------|-----------------|
| 565 | 关键是把握一种内在的节奏 | 明 太 |
| 570 | 鄂温克族的语言与文字 | 安 娜 |
| 572 | 鄂温克族民俗及文化艺术展览在北京举行 | 吴守贵 |
| 575 | 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弘扬民族文化 | 哈森其其格 |
| 581 | 鄂温克母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 朝 克 |
| 602 | 寻找鄂温克人的灵魂 表述民族的声音 | 乌热尔图 |
| 607 | 森林里走来鄂温克人 | |
| | ——读《鄂温克人》有感 | 金 钆 |
| 610 | 鄂温克族民间音乐 | 丽 娜 |
| 627 | 鄂温克族民间舞蹈 | 丽 娜 |
| 632 | 鄂温克族工艺美术及其他 | 安 娜 |
| 642 | 鄂温克族民间文学 | 安 娜 |
| 660 | 口弦琴 | 玛 尼 |
| 662 | 民间游戏 | 柳 华 |
| 666 | 传统民间体育 | 柳 华 |
| 672 | 抢枢 | 哈森其其格 恩和其其格 耐 登 |
| 675 | 奥米那仁仪式 | 杜·道尔基 |
| 678 | 浅析鄂温克萨满及仪式“奥米那仁” | 杜·道尔基 |

- | | | |
|-----|------------------|---------|
| 699 | 谈谈我们家族的萨满 | 何秀芝 |
| 705 | 鄂温克族原始宗教信仰 | 安娜 |
| 721 | 鄂温克族研究工作硕果累累 | 柳华 |
| 735 | 鄂温克族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 吴守贵 |
| 738 | 学术研讨会综述 | 吴守贵 |
| 742 | 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纪念活动纪实 | 安娜 |
| 745 | 鄂温克族“瑟宾节”活动集锦 | 安娜 |
| 750 | 贝加尔湖纪行 | 吴守贵 |
| 756 | 访问苏联境内鄂温克族 | 涂景福 贺兴格 |
| 761 | 我见到了苏联鄂温克人 | 白兰 |
| 766 | 北美国家考察见闻 | 贺喜格扎布 |
| 777 | 访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随笔 | 杜刚 |
| 789 | 俄罗斯鄂温克地区记行 | 都古尔巴图 |

民族风情

- | | | |
|-----|-----------------|-----|
| 795 | “哈拉”的由来 | 哈赫尔 |
| 799 | 鄂温克族的姓氏 | 安娜 |
| 802 | 亲属称谓 | 敖玉珍 |
| 804 | “毛哄”会议与“毛哄达仁” | 武波远 |
| 808 | 早期鄂温克人的居住、服饰和用品 | 吴守贵 |
| 811 | 绚丽多彩的服饰 | 敖玉珍 |
| 817 | 饮食习俗 | 哈爱丽 |
| 821 | 吃熊肉 | 林间 |
| 823 | 鄂温克猎人的居室 | 林间 |
| 825 | 鄂温克族民居 | 安娜 |
| 830 | 鄂温克族服饰 | 安娜 |

837	鄂温克族饮食文化	柳 华
850	鄂温克人的服饰沿革	何秀芝
856	林中仓库——“靠劳宝”	林 间
858	大轱辘车	何秀芝 杜 彬
863	桦树皮船	林 间
865	大轮车	敖玉珍
867	滑雪板	林 间
869	奥仁的传说及其称谓	玛 尼
874	猎人的四季	乌热尔图
878	猎 熊	林 间
880	捕 鱼	王咏曦
883	猎 鹰	特克希 颜连柱
887	采 集	敖玉珍
891	放 排	敖玉珍
893	耕 种	敖玉珍
896	驯鹿的故乡	林 间
900	鄂温克族吉祥物——驯鹿	哈赫尔
901	松鸡的“舞会”	王 平
904	草原白蘑	其达尔图
906	鄂温克族民间医病偏方	何秀芝
918	雅鲁河流域鄂温克人的村落	哈赫尔
922	诺敏河流域鄂温克村屯地名	阿拉尔热图
924	曲曲弯弯的莫尔格勒河	乌日娜
926	奇异的矿泉水	哈赫尔
930	鄂温克语地名集锦	玛 尼 安 娜
936	民族风情的画卷	徐占江
938	辉河巴彥乌拉古城考	林占德

941	别肯托和德村的由来	周菊花讲述	柳 华整理
943	客到礼悠悠		安 娜
945	“哈达莫额尼”的尊严		何秀芝
946	“库肯”的规矩		何秀芝
948	温柔贤淑的“乌娜吉”		何秀芝
950	“乌特”的规矩		何秀芝
951	鄂温克族“瑟宾节”		安 娜
954	丰富多彩的节日		那斯图
961	鄂温克族婚礼习俗		安 娜
968	鄂温克族丧葬习俗		柳 华
973	禁 忌		安 娜
977	年节娱乐		柳 华
984	日常娱乐		柳 华

人 物 风 采

989	清代末年的开明人士——达门达		杜 彪
992	鄂温克抗日游击队队长——何保民		何秀芝
996	抗日英雄——白温都格尔		白淑琴
998	戎马一生的传奇人物——何忠明		何秀芝
1001	时刻为民着想的有识之士——韩永林		白淑琴
1003	使鹿鄂温克人的代表人物——昆德伊万	谢·斯日古楞	
1005	组建鄂温克族人民武装的带头人——姚凤贤		
		姚凤贤口述	王平整理
1010	出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葛根庙大会的代表——萨音绰克托		卜伶俐
1012	追忆往事		沙 驼

1036	谱写民族进步新篇章	满都呼
1047	我的革命生涯	涂 敏
1058	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卓利格图
1074	转战东北战场	吴守贵
1092	我的好班长——叶喜巴图	杜 刚
1095	我的父亲——图盟巴雅尔	杜 刚
1102	铭记先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教 强 陈长铭
1108	缅怀父亲乌尼满都	讷 莉
1116	纪念鄂温克族前辈特克希	杜育勤
1120	我做民族工作	涂 荣
1125	何成福老人的戎马生涯	白淑琴
1128	侠肝义胆的叶喜丹巴	乌热尔图
1138	讷莫尔鄂温克人的出色代表——乌嫩其	乌热尔图
1143	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风俗的研究	哈赫尔
1147	辉苏木人民政府第一任苏木达——宝日呼	杜 彪
1149	我从小生活在鄂温克草原	贺兴格
1153	重工业战线上的鄂温克人——涂吉昌	那色林
1155	大兴安岭北部森林中的“活地图”——尼格来	卜伶俐
1157	为革命事业坎坷不平奋斗一生的宝音图	宝迪扎布
1160	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巴·玛日克	宝迪扎布
1163	何林——猎民的贴心人	巴特古
1166	出席政协全国第七届委员会纪事	吴守贵
1169	艺术教育的领跑者 孜孜以求的赶路人 ——记呼伦贝尔民族艺术学校校长杜海明	高 山
1173	全国人大代表鄂温克旗人民政府旗长色音图 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智 渊整理
1178	为了生命里美丽的传说	

- 记我区著名女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杜拉尔·梅 刘 婧
- 1183 鄂温克草原上的山丹花 韩殿生
- 十七大代表正月同志为了下一代的故事
- 1190 记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彥嵯岗苏木扎格达木丹 嘎查党支部书记——呼热巴雅尔 冬至
- 1194 马背上的计划生育助理——敖德巴拉 冬 至
- 1202 全国自然保护区先进个人——群力
- 1205 记国家二级公安英模——韩杰 白淑琴
- 1210 北疆骄子——涂建国 魏士江 阿 伦
杨人忠 曾天文
- 1218 中国第一位鄂温克语言学家——朝克 孙红梅
- 1222 鄂温克民族文学的基石——乌热尔图 王云介
- 1225 悠悠绿色情——记鄂温克族影视演员涂们 湮流洋
- 1227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何秀芝 杜 彬
- 1229 记鄂温克族舞蹈家——赛音斯琴 何安钦
- 1232 森林的素描者 巴特古 安 娜
- 1235 素有“驯鹿之乡”的民族乡乡长——古新军 古金生
- 1241 为鄂温克族研究工作做贡献 安 娜
- 1243 情系草原 安 娜
- 1252 架起联系群众的桥梁 安 娜

附 录

- 1265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治条例
- 1277 内蒙古党委关于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民族统一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问题的决定
- 1279 关于在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人民群众中

- 进一步酝酿统一改称鄂温克民族名称的通知
- 128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我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统一改称鄂温克族的通知
- 1282** 国务院关于撤销莫力达瓦旗和索伦旗设立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决定
- 1283** 关于“建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与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决定”的通知
- 1285** 编后语

关键是把握一种内在的节奏

明 太

1928年,我出生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的莫和尔图嘎查,一个贫苦的鄂温克族家庭。我从小受到音乐教育和民间歌舞艺术的熏陶,因为我的家乡很早就有了小学校,学校里开了音乐课,授课的是达斡尔教师。我在那里受了音乐的启蒙教育,加上我们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有好几个民族居住,像达斡尔、鄂温克、布利亚特蒙古族,还有白俄罗斯人。这样,我是在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影响下成长的。这使我从小就喜爱民间的歌曲和舞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些民间性的娱乐活动,比方说,祭敖包呀,还有萨满的一些跳神活动。

就拿说书来说吧,达斡尔族的民间说书,就像唱诗一般,我很小的时候,一听就是一宿,甚至连续听上几宿。正因为我所生活的环境有好几个民族,使我熟悉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民俗习惯、他们的歌和舞,为我后来搞音乐创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搞音乐艺术的,对民族语言的熟悉非常重要。我从

事了这么长时间的音乐创作,也可以说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才感受到民族语言对音乐的影响,那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我们鄂温克族的音乐,一般都是三拍子,为什么呢?我琢磨来琢磨去,是因为我们鄂温克民族的语言本身有这样的节奏。比方说,“阿——敏”、“额——妮”(鄂温克语:父亲、母亲),从发音上就是三拍子,当然大部分语言的节奏都是这一特点。其他民族的民间曲调也是受本民族语言影响。比如达斡尔族、蒙古族。而蒙古族不同的方言之间也有不同的说法,它要分哲盟方言、锡盟方言,在呼盟就有东西新巴尔虎、陈巴尔虎。在鄂温克旗的布利亚特,他们的方言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不同的。当我开始创作时,也就是谱曲的时候,首先掌握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语言上的特点。我创作《鄂尔多斯舞曲》时是在伊盟,那是我第一次到伊盟,首先意识到的是那个地方蒙古语方言同呼盟、同其他盟的不同。下去之前,贾作光这位有名的舞蹈家对我说,你下去多注意观察,我们回来搞个鄂尔多斯的舞曲。在我收集伊盟的民歌过程中,进一步印证了语言与民歌的关系。因为同是蒙古族,伊盟的方言同呼盟的不同,伊盟的民歌也同呼盟的民歌不同。这样,我回来创作《鄂尔多斯舞曲》的时候,没有使用当地的民歌素材,而是在她方言节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和发挥。所以,作品问世的时候,伊盟的人都承认这是他们的东西。这部作品如今仍在演奏。我从事音乐创作已有几十年了,写了几十部作品,是不同民族的作品,有达斡尔族的,有我们鄂温克族的、鄂伦春族的,还有几个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的蒙古族的。我为什么能写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而且还被那个民族喜欢?除了我经常下乡搜集创作素材,主要的是我喜欢从语言上入手,把握它的内在节奏。我们内蒙这几十年来在国内、国际上获奖舞蹈音乐作品,包括大部分的蒙古族的舞曲,80%是我写的。我不是蒙古人,为什么能写蒙古族的作品呢?就是我从他们的语言开始,认真地研究。哲盟的蒙语为什么这样,它和锡盟的蒙语有什么不同?把两个地方的方言和民歌一对照,就能看出,由于方言不同,民歌必然不同。另外,与经济生活也有一定的关系。哲盟是半农半牧区,也可以算作农区;而锡盟大体上与呼盟的牧区接近。所以锡盟和呼盟这两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长调;哲盟在这一

点上就不一样了,它的长调不多,也有它的局限。

我写歌曲的时候,愿意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词谱曲。这是为什么呢?主要还是把握一个民族的语言节奏的问题。前几年,我写了不少达斡尔族歌曲,有些是用汉文创作的歌词,我先请巴达荣嘎老师把那歌词用达斡尔语翻译出来,再谱曲,这样比较可心。现在一些年轻作曲家,写了很多歌曲,大都是用汉文写的歌词,说它是内蒙古的歌曲,是蒙古族的歌曲。一般是曲子唱出去后,再用蒙文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已经不怎么好了,有不对劲的地方。音乐这个东西,我的体会是,和一个民族的语言、和它的经济生活、生产劳动,都有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些以外,舞蹈创作还有一个专业性的问题。舞蹈音乐必须结合人的手舞足蹈,你也许不会跳舞,但你必须抓住它的节奏,发现特点在什么地方。只有这样,音乐和舞蹈才能合为一体。

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掌握舞蹈音乐创作技巧的?我说,这不是一件短时间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家乡文化上开发比较早,那时我已经听到长笛,听过一些大作曲家的作品,像贝多芬、柴科夫斯基、肖邦的作品。正因为从小获得了这样的音乐影响,我曾产生过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把自己民族的东西也用小提琴、用钢琴演奏出来多好玩!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没想到搞舞蹈音乐。舞蹈音乐有它的专门性,有它的局限性,它不是独立性的音乐作品,舞蹈音乐离开舞蹈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当然,我那个《鄂尔多斯舞曲》、《索伦舞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广播电台一直播放。那时没有电视,舞蹈音乐就单独播放的,这种情况不多。现在,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就是单独播放的,那是世界名曲。真好听啊!

我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也没进过音乐学院,我是完全在实践当中摸索的。1947年,我参加了东部区文工团,后来就和自治区文工团合并了。那时我吹小号、拉手风琴。1951年,我开始了创作,创作的愿望还是被贾作光同志引导到舞蹈音乐来的。1951年,我同贾作光同志一起到伊盟,祭成吉思汗陵,回来就搞了鄂尔多斯舞曲。第一个作品很成功,既有民族特点,又有地区特点,而且和舞蹈动作结合得也好,一下奠定了我从事舞蹈音乐创作的基础。后来我干脆就搞舞

蹈音乐了。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人,我既熟悉蒙古族的東西,也了解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的东西,这样就逼着我写。上面说了,我比较熟悉这几个民族的语言、还有民间音乐素材。当我发挥自己的长处的时候,再结合舞蹈家创作的舞蹈动作,推出来的东西确实是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使我逐渐地掌握了舞蹈音乐的创作方法。

这里有什么经验呢?对于搞舞蹈音乐的人来说,掌握舞蹈的内在节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如果掌握不好的话,从表面上看好像合适,但没有给舞蹈动作增添一种内在的力量。好的舞曲是,音乐一响起来,舞蹈演员就想跳,必须给予她这种力量,这样的舞蹈音乐就算成功了。

我写的蒙古族的、布利亚特人的舞蹈音乐得到他们的喜欢,当然我写了很多鄂温克民族的曲子。有人问《彩虹》的曲子是不是我写的?说那个舞曲很好,鄂温克人很喜欢。它不是我写的,而素材是我提供的。图里古尔同志是根据我提供的音乐素材,创作出了《彩虹》。当时,他来求我,因为他是蒙古族作曲家,不掌握鄂温克族的民间音乐素材。我给了他两个鄂温克族的民歌,其中有一个《送亲歌》,他就是根据这个素材改编的。那小伙子改编得很好,很有才华,可惜他过早地病逝了。《彩虹》演出后,布赫主席的爱人珠兰同志问我:“那个《彩虹》是你写的吧?”我说不是我写的,我说那个素材是我给他的。她说:“怪不得呢,我以为是写的呢!不然,别人绝对写不出来。”后来,还是有好多人以为那是我写的。

有人问我,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三个民族的民歌区别大不大?在我看来,有些区别。鄂伦春的一些民歌,稍微接近鄂温克,因为鄂伦春族语言基本同鄂温克一样;而达斡尔族就有所不同。达斡尔人一般生活在江边,他们的民间歌曲就像水波纹一样,很优美。所以,你进行创作不光要熟悉那个民族的民歌,也要研究那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这一点也很重要。再就是必须有深厚的感情,喜欢它!音乐艺术是比较讲究感情的。

鄂温克族年轻一代搞音乐的,我还没有发现突出的,有几个小伙子看来挺喜欢音乐,但他们还嫩一些。他们的音乐素养还浅薄,不丰富;另一个原因是心理素质差,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发愤图强。当

然也有天分的问题。和我一起长大的很多人,一起参加的革命,一起搞的文艺,他们为什么就没写出东西,而我写出来了呢?就是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在求知欲和事业心上,还是有些问题的。我当初真是废寝忘食,没上过什么专科学校,硬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写《鄂尔多斯舞曲》的时候 24 岁。对当时的内蒙古歌舞团来说,那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舞蹈音乐。

我离休以后没再写更多的东西,写了一些达斡尔族的歌曲,鄂温克的歌曲也写了几个。写了一个器乐曲《达斡尔颂歌》,另外搞了一个鄂温克的器乐曲,是在原来的《鄂温克圆舞曲》基础上扩展成的。除此之外,可能的话,我也想近两年出版一个鄂温克族歌曲和器乐曲的录音带,这就需要旗里给予资助了。1996 年内蒙古文工团 46 周年团庆,那个时候,我拿出了《达斡尔颂歌》;后年是鄂温克族自治旗 40 年大庆,我也想写点新东西。

鄂温克族的语言与文字

安娜

鄂温克族是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支。

由于鄂温克族在历史上经常迁徙,所以分成了三大部落,即索伦、通古斯和使鹿部。这三部分鄂温克人,无论哪一部分,都称自己为“鄂温克人”,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仍世世代代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语言。鄂温克人绝大多数都使用本民族语言,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上述三大部落之间产生了语言方面的差别,出现了三大方言,即布特哈(索伦)方言、通古斯方言、敖鲁古雅(使鹿)方言。这三个方言的主要差别出现在语音方面,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三部分鄂温克人之间尽管存在着方言差别,但大部分固有词都是相同的,通话方面不存在障碍。这三种方言分别吸收了一部分外来语,历史上索伦(布特哈方言)鄂温克人吸收了一部分汉语词汇;通古斯鄂温克人吸收了一部分蒙语词汇;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吸收了一部分俄语词汇。